



世界和平之危機

傅堅白

自歐戰以還，世界和平問題頗爲一般人所注意。蓋戰爭之結果，兩敗俱傷，以戰後十餘年之努力，而各國迄今猶未逃出生產衰退與經濟恐慌之漩渦，故此後欲謀經濟之恢復，世界之繁榮，自非確保世界和平不爲功。否則如南轅北轍，絕難達其預期之目的也。

影響世界和平之因素，錯綜複雜，交互作用。而言之，則其在歐洲實視法德之關係爲轉移，而在遠東則以美日之關係爲樞紐。蓋戰後英法之爭霸，其猜忌程度遠不若法德之甚，而法意之角逐，亦非若法德之有深仇宿怨者可比。以法德之對立，始促成法國之外交系統，以與戰敗國之德奧匈相對立。至此遂與意大利以聯絡之機會，而另謀造成一營壘，以與法國所領導之勢力相對抗，此歐洲之危機所在也。其在遠東，則日本自華盛頓倫敦兩次海軍會議後，在太平洋上取得優越之海軍地位，故敢在東亞大陸肆行無忌，致引起美人之憂慮，脫非以世界不景氣之發生，美國金融恐慌之嚴重，恐遠東風雲久已變色，武力衝突當不僅以中日爲限也。是故居今日而談世界和平，較與三數年前有風雲變

幻之觀。蓋彼時世人，以凱洛格非戰公約之批准，五強海軍會議之籌備，裁軍公約之草擬，楊格賠款計劃之擬定，及法國之批准戰債協定，方以爲世界和平可期。且法國此時已允將萊茵河駐軍於一年內撤退，而法外長白里安更以歐洲聯邦計劃聳動觀聽，即最具侵略野心之日本，當時亦曾表示忠於國際聯盟，而希望裁軍計劃之實現。故美總統胡佛於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會謂「世界和平之前途，其光明無逾於今日者。」此大足代表當時一般人之心理，而非徒爲頌揚和平之詞也。惟此種希望不久即成泡影：歐洲聯邦計劃未克實現，楊格計劃行之未滿二年即發生困難，而戰債協定亦連帶發生障礙；以美國交易所風潮之爆發，英德及中歐各國金融恐慌之嚴重，致全世界均陷入經濟衰退之中，而莫能自拔；裁兵前途，至是益覺無望。自滿洲事變發生後，以國聯十數月之努力，全世界輿論之督責，尙不能制止暴日之侵略，世人至此更瞭然於國聯之威力，及所謂非戰公約之效力。適於此時希特勒在德國取得政權，法西斯主義擡頭，而國際間遂益覺危機四伏矣。

91262

法德對立之局，戰後久已造成。德人始終未認凡爾賽和約爲公允。

自和約簽定以迄於今，國家主義者所領導之廢約運動未嘗一日稍懈。惟在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九年之期中，在德國有施特勒斯曼 (Stroop-

mann) 執掌外交，彼運用其政治家之手腕，採緩進政策，以漸謀德國賠

款負擔之減輕，與國際地位之提高，故國家主義者所領導之運動，一時

尙不至橫溢。試舉其重大者言之，如魯爾煤區 (Ruhr Coal basin) 法

軍之撤退，洛迦諾條約 (The Treaty of Locarno) 之締結，協約國

萊茵駐軍之撤退，道威斯 (Dawes) 及楊格 (Young) 賠款計劃之擬定，

及德國之加入國際聯盟等，凡此均爲施特勒斯曼努力之成績。惟此漸

進之方法，終難壓足國家主義者之希望。彼等認凡爾賽和約爲違反正

義，認德人爲毫無罪過，故對和約所加之拘束有不能一日忍受之勢。而

自施特勒斯曼死後，德國在外交上既失去指導之人物，又適值世界經

濟恐慌爆發，德人之賠款負擔日益加重，故國家主義者之廢約運動亦

益加劇烈，而希特勒派之勢力亦日見擴大。凡此均爲德國內政外交轉

變之樞機，故有特述之必要也。

一九二九年之楊格計劃，規定德國賠款分五十九年攤還，不惟以

此激怒國家主義者，且大足摧殘德國之信用。而是年十月美國證券交

易所之風潮，及繼此而起之產業衰退，更足使情形益加嚴重。在一九三

〇年中，德國破產之數極多，而失業人數亦較一九二九年增加一倍。同

時希特勒之黨徒亦較前倍增。一九三〇年九月之總選舉，希特勒黨共

得六百萬票，約爲一九二八年所得票數之八倍。吾人對希黨人數之增

加，雖不能認其原因爲純屬經濟的，但其爲經濟的環境所助進固毫無

可疑也。以希黨之得勢，投資家大起恐慌，紛紛自德國提回存款，致增加

德國金融恐慌之程度與失業之人數，使國內民衆益感不滿，而希特勒

運動亦益見擡頭。在一九三一年有德奧關稅同盟之提議。自此議因法

國及小協約國之反對而取銷後，希特勒強硬外交之論調，益覺確鑿有

據。繼德奧關稅同盟而起者，有奧國之金融恐慌及德國之資本流出。至

一九三二年三月德國之失業人數增至六百萬。而在是月之總統選舉

中，希特勒共得一千一百餘萬票，較一九三〇年之選舉又增多五百萬

票。同年夏季德國之經濟情勢益見惡劣，又因洛桑會議及裁兵會議之

結果，均未能滿足德國之要求，而希特勒之黨徒乃益見激增。在七月末

之國會選舉，希黨共得一千四百萬票。十一月之選舉，票額稍見減少，但

仍爲國會中之第一大黨。至本年一月興登堡總統爲打破政治上之僵

局起見，遂不得不任命希特勒爲總揆，希黨至此遂得利用其政治地位

以消除異己，改選國會，而希特勒專政之局勢遂以完成。

希特勒組閣後，厲行獨裁，排斥異己，其對內之手腕實至爲嚴厲。顧

對外則尙無確切之表示。但吾人如就希黨之政綱及其平日之宣傳論

之，則此後德國外交之硬化，及法德關係之緊張，實爲極自然之事。蓋希

黨未執政以前，既以恢復舊德意志帝國之光榮與地位相號召，使當政

後而對外輒化，則不惟無以對國人，更無以保持其在內政上既得之地

位也。是故自希黨執政後，取銷和約之運動，軍備平等之要求，恢復殖民地，實行德奧聯合及取銷賠款之主張，均囂然而起。惟此諸問題亦非有同等之嚴重性。蓋對德和約之大部分早已先後變更或取銷。居今日而以某種方式（如委任統治）恢復戰前德國殖民地之一部，亦非不可思議之事。賠款已一再削減，使協約國間之戰債有解決辦法，則賠款之完全取銷，亦非為不可能。故目前最困難之問題，則仍為德奧聯合（Anschluss），波蘭甬道（Polish Corridor）及裁軍三者；更因意大利之崛起爭霸，遂使戰敗國之氣焰益張。此亦即為歐洲和平危機之所在，故有特別申述之必要。

德奧聯合運動久為法國及其與國所反對。蓋自法人視之，德奧聯合之結果，就面積及人口方面言之，遠足以補償德國之戰事損失而有餘。德奧人口合計，約為六千九百萬人，而法國則只有四千二百萬人；且法國人口停頓，而德國則生殖頗速。以目前生殖率計之，則不出三十年德國將有一萬萬左右之人口，而法國則仍為目前之數；使此預計而能實現者，則法國在歐洲之霸權即不可保。故法國為預防未來之隱患計，在凡爾賽和約中即規定禁止德奧之合併。此限制嗣經一九二二年之洛桑借款協定而增強。而一九二四年之法捷同盟，亦以阻止德奧合併為目的。當一九三一年德奧關稅同盟計畫宣布時，法捷等國大肆反對，並對奧國施以金融上之壓迫，至最後不得不將該計畫放棄，而於一九三二年對奧所締結之新洛桑借款協定中，又重申前禁。凡此均為德奧

合併前途之障礙。近自希特勒當政後，主張大德意志主義，欲聯合德意志民族，以造成第三帝國（The Third Reich）。使一旦實力充分，則是否仍肯遵守條約之限制，甚屬疑問。雖以目前德奧兩國國社黨之聯絡與策動，致德奧現政府間之關係，非如向日之圓滿，而以希黨厲行獨裁政治，使奧人對於合併前途亦不無顧慮。但目前德國國社黨之勢力，實已聳動全奧，使奧國國社黨一旦當權，則德奧合併之時機立至，而法德之糾紛亦將立起，此實為歐洲和平之一危機也。

波蘭甬道問題久已為德波邦交之累。蓋自德人視之，波蘭甬道割裂德國領土，阻礙東普魯士與德國本部之交通，破壞德國經濟之完整，實為和約中至不公允之規定。而自波人視之，甬道區域舊為波蘭之省份，在十八世紀中，始由普魯士之彼得大帝攫奪以去，且該區域之人口亦以波人為多，（目前波人約為全人口百分之九十）故甬道之劃定，並非割裂德國之領土，而實為三千二百萬之波人謀一自然之通海路。雙方之觀點既如是衝突，而波蘭在甬道區之設施，尤足激怒德人。年來波蘭對德人橫過甬道之交通，予以種種之限制及阻撓；對在東普魯士之德國業主與學校，橫加以摧殘與壓迫。因是德人嘖有煩言，屢向國聯申訴，而國聯之判定波蘭為越權者，已屢見不一見。凡此種種均足增加糾紛之嚴重性，而使之有危及和平之可能。

與甬道問題相連者，尚有但澤問題，但但澤並非甬道之一部，而為一自由市。為欲令波人在波羅的海上得一海港，故使但澤與德分立。年

91264 來但澤船運及商業均較前發達。惟人口多係德人，眷懷祖國，故始終仇視波蘭。而在他方，波人對但澤之種種侵越行爲，如設波蘭郵箱，在鐵路試用波蘭貨幣，及在但澤附近停泊軍艦及屯駐軍隊等事，亦在在足以招致德人與澤人之疑懼。其尤足使雙方關係惡化者，則爲波蘭在革丁尼亞關一新港，以與但澤競爭，故愈使德人仇波之情感加甚。

因希特勒當政而引起之法德猜忌及德波交惡之危機，更因受意大利外交政策之影響，而情勢益加嚴重。蓋意大利自法西斯當政以來，對外探膨脹政策，鑒於法國在歐洲勢力之雄厚，因亦思自造一系統，以與法國之勢力相對抗。法國及小協約國之政策在保持現狀，以擁其既得之利益；故意國則以修改和約爲號召，冀博得戰敗國之同情；而德與匈保諸國，以自身利害所在，亦樂與接近，而法意爭霸之勢以成。戰敗國均係解除武裝之國家，雖有隱痛，不敢輕於發難，惟一旦得意大利之援助，則其要求即不容忽視。最近意相墨索里尼倡議締結四強公約，主張修改和約及逐漸實現德國之軍備平等。此種主張雖以維持世界和平之名義而提出，但實爲意國縱橫政策之具體表現。願竟能博得英相麥唐納之贊同，且向英國會宣稱，謂每個條約均是神聖，惟無條約係屬永久云。此雖爲自明之理，但出自英相之口，則其影響歐洲國際政局者至鉅。使英相所談果爲由衷之言，則實不啻英國此後將贊助推翻現狀之主張也。法國自凡爾賽條約締結以還，即以擁護和約之尊嚴及保持現狀爲目的。此在當年亦自有其理由。但至今則時移勢遷，法國之反對修

改和約與其謂係擁護其自身之利益，不若謂係擁護其東歐同盟國之利益較爲得當。蓋如一旦修正國境，則其受影響者將爲此等東歐國家而非法國也。自一九一九年後，法國爲防止戰敗國之復仇計，用其外交及金融之勢力，逐漸造成一武裝同盟之新系統。如比利時、波蘭、捷克斯拉夫、南斯拉夫，及羅馬尼亞均爲法之與國，以共同維持現狀爲目的。故自四強公約之議提出後，法國及其與國力肆反對。最近四強公約草案，以經法國之修正，雖已經各關係國簽署草押，但法德及法意之對立情勢，經此事而益加顯著。此後德意及其他戰敗國必益將密切合作，以圖打破現狀，而法國及其與國之擁護現狀亦必益力。雙方旗鼓相當，各不相讓，此亦歐洲和平之危機也。

軍縮會議自一九三二年春開會以來，迄無結果。而自德國於去歲夏季提出軍備平等要求以來，各方爭執益烈。其間德國會一度聲明退出裁兵會，嗣於十二月間經五強協議之結果，始承認德國軍備平等之原則。而本年三月英相麥唐納所提出之軍縮計劃，亦有在歐洲與德國以軍備平等之規定。此計劃得有美總統羅斯福之贊助，有探入將來軍縮公約之勢，但其詳細辦法如何規定，迄今各方猶爭論未決。總之居今之世，而言裁軍，實屬過於理想。軍縮會之討論亦徒使各國間之利害衝突益加顯著，而使世界和平之危機益加迫切而已。

如上所述，在歐洲已覺危機四伏，而在亞洲之情勢則尤爲惡劣。自九一八以來，日本實行不宣而戰，侵奪我國之領土，殺戮我國之人民。其

影響所及，不惟使裁軍前途無望，且足使美日關係緊張。蓋自近世以來，美國即以對華維持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爲政策。今日日本乘列國經濟恐慌無暇他顧之時，對華肆行侵略，爲趁火打劫之計，美國自難坐視不問。故始則通牒中日，提示二國對非戰公約所負之義務。繼更集中海軍於太平洋，且以毀棄華盛頓海軍條約相威脅。而其最重要之表示，則爲國務卿史汀生不承認主義（non-recognition doctrine）之宣示。所謂不承認主義者，卽不承認違反公約以武力攫得之任何領土或利益。此主張經美國務卿於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以同樣牒文向中日政府通知，且於三月十一日得國聯大會之贊助，顧日方則始終置之不理，而繼續邁進其侵略之行爲。其在國聯方面，以十七月之努力，最後不得不承認調停之失敗，其所提出之解決辦法，亦爲日方所拒絕，且以此而聲明退出國聯。最近國聯諮詢委員會方草擬不承認東省偽組織之具體辦法，而日軍早已侵入長城，而將灤河兩岸之土地化爲解除武裝區域。我國以崇尚和平爲名，節節退讓，不惟喪權辱國，且以此造成遠東和平之危機。蓋美日在遠東早已演成對立之局。我國愈退讓，則日人之侵略亦愈邁進，而美日之關係亦愈緊張，最後遂不得不出於武力衝突之一途。是

故我國爲爭國格計，爲世界和平前途計，均不可不有抗日之決心。此後如能有強大之中國，始能有和平之遠東。否則如戰前之土耳其，一任列強之宰割，恐終成爲國際戰爭爆發之媒介物也。對於調解中日糾紛，國聯之努力已歸失敗，其尙未利用者，只有華盛頓九國條約中所設之機構，目前美國對日之所以取容忍消極之態度者，一方固因忙於自國經濟問題之解決，而一方亦實因欲取得列國之協助。華盛頓談話之召集，倫敦世界經濟會議之開幕，各國間關於遠東問題必有相當之接洽。故預料至世界經濟會議閉幕後，美國對於中日問題或有進一步之表示也。

總觀世界和平前途，實覺難於樂觀。在歐洲因德國法西斯蒂主義者之執政，戰敗國之自由解放運動已一發而不可遏，其在亞東，則日人之侵略行爲，方在志得意滿之時，亦甚難制止。處此國際間危機四伏之今日，凡被侵略之民族，亦惟有對內團結，對外奮鬥，始足以圖存。然遐觀我國，則日軍已侵入華北，而各實力派尙作鬩牆之爭。似此對外屈辱退讓，對內傾軋排擠之民族，而欲生存於今日之世界，亦莫莫乎難矣。